

〈遺體修復師〉

預約是不存在的選項

拿鐵才坐下，小說裡的人生正要精彩
電話聲一響。按下暫停鍵，穿上肅穆
慎重地迎接他

白熾燈見證這場失控的敘事

眼鏡和鼻翼走失，左手和臉頰失聯
無預期的情節放上與我們相似的人
是的，他本來應該有可活動的關節
有雙指可以撥開自己的頭髮
現在是乳膠手套。手套要如何隔開
皮膚與嘆息

清水緩緩流過，帶走塵土與血漬

洗淨旅途疲憊與多餘的聲部
——「他最怕髒了，洗乾淨才能入睡」
於是精油在指尖，像把昨夜的風雨從窗框抹去
那些傷口是等待被重組的頁碼
但不適合過度詳筆
睡吧，痛楚也會翻身去轉譯
就當成一場過長的午睡

彎針為一條長長的蠶絲線領跑

為破碎的黃昏補上一條細小的地平線
在皮囊與記憶的斷裂帶來回穿梭
在時間的廢墟裡撿拾碎片
（落羽松並肩走過、研磨咖啡豆
的左手、左腿上的詩集）
每一針，都試圖將停擺的時鐘往回撥

照片是唯一可供擬仿的真實

正面與側角 45 度，都側重眉睫上那顆痣
蠟塊在荒蕪的地景上重塑鼻樑

循著坡度找回熟悉的傲氣
矽膠填補空虛的臉頰，也填補遺憾
指節應該可以再次握緊那些牽掛
幫未竟的詩篇畫上逗點
尋回原稿的溫柔，因此
每一道縫合的紋路，都是得體的封面

粉底遮去時間催促的指印
油彩向夕陽借了一抹溫潤，為笑臉定稿
腮紅輕拍兩頰，即便冬土
也要種回一點春意。
梳理好每一絲亂髮，梳理好那些和這些
一切都梳理了，都在後來的規劃裡
扣上最後一顆鈕扣，穿上西裝
行李備好，即將踏上遠行
一趟單程旅行

感謝和啜泣仍有太多遺憾
於是，都被留在門外
門輕輕推開。空氣換了一種站姿
我靜靜後退，行禮，重新命名為告別

她以眼神確認被愛的輪廓
有人用刪節號為他折疊離別贈言
例如紙鶴鋪排的天空，而他們
低頻確認名字……

這是個光線不多的傍晚
無須言謝。我站在光源之外
片尾字幕緩緩升起
有些事終將得到縫補
其餘，交還給時間
回到其它的日常也有其他的告別